

# 北大诗会

日期：1995年10月7日

地点：北京大学

主持人：谢冕

主讲者：槐华

出席者：洪子诚、陈旭光、林祁、高秀芹、闫妮、周亚琴、陈发玉、谭五昌、李汉荣、毕光明、周金声、江克平（美）、吴思敬、吴晓、魏慧、戴李黎、奚静、蔡琪、王晓晴、爱薇（马）、秦真（新）

谢冕：我谨代表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预祝“槐华作品研讨会”成功、预祝大家今天在北大过得愉快。

前来参加的，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吴思敬教授、浙江师范大学吴晓教授。

我们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诗人！朋友们！槐华先生比我年轻，和我是同时代的人，我读他的作品感到非常亲切，不仅因为我们都用华文写作，都受到同一个文化传统的浸润和熏陶；

而且还在我们的青年时代，都热爱真理、坚持正义、关心祖国的命运。正如他当年这样表达了作为一位青年诗人的真诚和抱负——

我希望我未来的诗，  
充满着乡土的意志……

（《水塔放歌》序诗）

槐华先生热爱诗歌，他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，对诗歌如情人、爱人，充满了挚爱之心。因此他不轻易动笔，并自称为苦吟派，“我总是一往情深地弹响心之曼陀林，只期待缪斯报以莞尔，不急于付梓”<sup>①</sup>，以至于第一本诗集《水塔放歌》出版之后二十四年，隔了二十四年之久啊！才出版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。他在第三本诗集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随想中写道，“从纯诗的角度选，平均1.4年一首”。他还主张“抒情诗不必长，二十行以内已经够了”<sup>②</sup>，这是他的诗观。对比之下，我有一种感受：我们（中国）现在的诗人，缺乏槐华先生这种对诗的慎重和敬业的精神与态度；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艺术必定给我们很多启示。我期待各位和槐华先生一起来切磋诗艺。我就讲到这里，现在谁来接下说呢？吴晓先生讲讲吧！

吴晓：我是谢冕先生的学生，也是吴思敬先生的学生，因为1990年3月到11月期间，我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由杨匡汉先生指导，同时到北大听谢先生的课，所以我是他们的学生。

---

①②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序

1990年5月我的《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——诗学新解》出版了，也发行到新加坡。槐华先生在当地读到这部书，就特地写了信寄到北京由出版社转交给我，1992年见了面……所以作为槐华先生在中国比较早的读者，我就以这样的身份向大家概略地介绍他的创作情况、艺术特色和在新马诗坛的影响。

槐华先生出生于1936年，童年在二战动乱与流离中渡过。1958年写出第一首诗《昨天·今天》。他写爱情诗、感遇诗、哲理诗、写给祖国的诗，表达形式上以抒情诗为主。创作前期带着浪漫的、轻柔的、忧伤的情调，其艺术特色为情韵结构、复调性、多维时空。迄今经历了诗风的肯定、否定、再肯定之辩证法。

槐华先生在语言技巧运用上很精彩，擅长于比喻、跳跃、矛盾逆折、语法的切断等等——

站成桔红

白裙

风忆起初恋

(《拾海小诗》①)

先是“白裙”“站成桔红”之色彩美妙的变换，而后是“风忆起初恋”，却不是人忆起初恋，通过外部环境的拟人化来产生效果。

---

①第四本诗集《红太阳 一朵玫瑰》(1995)

那二月  
风声很白

（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序诗）

这里他固然用了通感，但为什么不说“风声”很紧？正是不说很紧，用语就出新，传递了“白”之危机感！

在语言上他很成功地运用了冲撞结构，如“我为她写过/一千首/情诗/她报答我/只用一秒钟的/微笑”、“雨/集一世纪的/沉重……”（《河畔抒情》）

诗人是非常敏锐的，他后期的作品更突出——

伊走来  
整条街就生动  
而苗条

（《拾海小诗》）

效果就很好。一个女孩子走过来，他没有直接写她的美丽，而是“整条街就生动/而苗条”，“整条街”“生动”这还写得出，但“整条街”“苗条”，就只有槐华先生才想得出来！

立交桥灯光  
刷地亮起  
如金色的  
飞鸟

（《满帆的欢笑》）

看灯光我们也有多次感受，但没有槐华先生这样子——“亮起/如金色的/飞鸟”飞到天上去了。这里的动态，描写得非常快捷、非常生命化、生动化，感觉非常美，而又敏锐……

谢冕：北大哪一位讲呢？

毕光明：槐华先生的作品使我感到很新鲜，因为好久没读到这类诗了。很亲切！理想主义者——槐华的诗作不多，诗集比较薄，但我以为它是槐华个人的心灵史。在他的诗里，反映了时代，主要是，他个人生命的压缩形式。槐华写诗非常严肃，刚才吴晓先生已谈过槐华的诗艺很高。我看了魏慧小姐写的文章<sup>①</sup>，写得很棒、很准确！槐华先生写诗是生命之自我的咏叹与欢笑，其诗的内容既单纯又集中，还有抒情诗、叙事诗的形式之自由，诗句之长短与跨行问题等等，自有他的诗学的、美学的追求。他的诗歌已取得相当的成就。槐华先生是很幸福的！因为作为一个诗人，他的心可以“奋飞于多维时空”；另一方面，我认为一个诗人，他应该以独特的语言、情感方式去丰富其本民族语言的诗歌史，只留下几句、一点点就很了不起了！

槐华先生诗不多，“月色/照凉了/中年”（《河畔抒情》）这句，我认为完全可以入诗歌史。其实，他有很多警句……

有个时期我对五、六十年代中国诗歌有点反感，现在我们一读到槐华先生的诗，确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但回顾他在中期对时代、现实的关注，到近来的人生沧桑感，这都在魏慧小姐的文章里说得很好了。难得有这机会一睹槐华先生的风采（众笑）……

---

<sup>①</sup>《论槐华诗歌的情韵结构》 魏慧为浙江大学中文系1994年硕士

林祁：这得留给我们说呀！得感谢晁老师、吴思敬老师，还有在座的先生女士们，谢谢！

谢冕：大家自由一点，林祁你发言啊！

林祁：好！我说说。刚才来开会时读的（槐华）诗集嘛！像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读诗，我就想，应该用我的心灵来碰撞什么诗能够让我的心灵碰（撞）上，我就对它认可；这么短的时间内读诗，却能打动我，啊！这个诗我写不出来。我觉得这就是诗！我感觉槐华老师他的诗里很注意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的转换——这类色彩与声音的转换经常在他的诗里表现得很动人。刚才有的老师讲过了，我就不说，好像“风声很白”，就使我一读不能忘——“风声很白”，“白”不单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它使我想到非常多：对这个世界、这个人生，一个“白”字可以概括许多东西，不是一句话可以解释得清楚。还有，像“……月亮 有时是/思乡的驼铃”（《旗》）一下子打动了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“月亮”“是”“驼铃”，这不但有颜色上的相近，而且“驼铃”的声音在沙漠上、在那茫茫的沙漠上，那么一两声的“驼铃”，都使我们想到非常多的对人生、对思乡的种种理解，出奇的是，插入“有时”二字？为什么呢？他接下写，“恩爱/像眼镜的两个句号……”“恩爱”本身是很抽象，“眼镜”很具象，从“恩爱”到“眼镜”这个飞跃，啊！一下子就抓住了我，诗紧接着写，“两个句号”，又很大的抽象——这里面就有大可琢磨的东西。所以，我觉得这类从抽象到具象到抽象的句法运用，诗集里常常表现得很生动。又“路 在我眼中/常是五线谱”这“路”和“五线谱”我也写得出来、我写过；但是紧接三行“你却担心/会有个鲁莽的音符/把

我撞死”，我就写不出来！（笑）而且是被“音符”“撞死”，太幸福了！（众笑）另一首“站成桔红/白裙”，一开头就很漂亮，你想想看：在海边，“站成桔红/白裙”，油画色彩就出来了，但是到此为止，我也会写，后面那句“风忆起初恋”，我就不能！“风”使整个画面灵动起来了。“忆起初恋”一下子又回到遥远的时代，空间、时间、色彩、音响全都有了。……还没有完，“你坏！只爱嗔笑的/黑宝石”《拾海小诗》“你坏！”“你”是谁？不知道。“黑宝石”它能够闪闪发亮，使我们联想到眼睛，又感到好像没有被全部说尽，为什么“嗔笑”呢？这个跳跃，我觉得这一类美，诗集里比比皆是。如今我留心了一下呢，这一些生动的诗句，往往都写于八、九十年代，于是我想：不知道我们的“朦胧诗”是否对槐华的诗创作有影响呢？对于新加坡的历史、文学，我不太了解。你原来写的诗和我们五、六十年代的诗诗风很接近，但八、九十年代以来，你的诗风有了转变，就是较注意现代诗手法，包括意象、包括跳跃；过去五、六十年代的诗，我觉得比较罗唆，如《昨天·今天》，跳跃就少，表现就比较（槐华：完满）完满；追求一种完满（槐华：慢板）慢板；到了八、九十年代（槐华：十六分音符）哎！跳跃，而且留下很多空间（槐华：休止符。谢冕：休止符。槐华也是音乐家！）对！留下了空间、留下了空白，让我们有更大的想像，诗歌本身就有张力了。我觉得你后来——八、九十年代的新诗，虽然短，却能够感动我，能打动别人，我有时甚至觉得，如“那二月/风声很白”一句就够了！……

槐华：谢谢你提到“朦胧诗”问题。八十年代以来，不管什么“朦胧诗”、先锋派……，我都去熟悉一下。

1991年我出版《我爱这土地》，选编了中国二十至八十年代诗·论，在处理诗论部分非常大胆——为了在极短的篇幅容纳尽量多的美文①以概括艾青《诗论》以来诗评所达到的水平，我只得“裁取”其中的灼见，但唯有谢冕教授的《诗人的创造》批评篇，由于四射出他“历史的眼光”和“所属的时代电闪雷鸣的”“色彩”，太精彩了！全文照收不误！

上述全凭主观的“裁取”，很容易得罪作者，是不？1992年4月赴《吴晓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研讨会》在金华初识吴思敬教授时，我立即致歉说，“您那篇《谈新诗的分行排列》……”他笑答，“没事！没事！”

写诗时难，评亦难，难在“不离文字，不在文字”（元好问）！魏慧跟我提过，“诗评应是背景音乐的作用”。忘了，我不知当时点头还是摇头……

《我爱这土地》由吉隆坡董总出版，印一千本，很快卖完。记得1962年出版《水塔放歌》，印了三千册；出书前朋友们都担心“色彩强烈”，“何不收进爱情诗冲淡一下？”最后收了三首。然而，“爱情诗”没取得什么胜利——出版社被警告，“槐华不就是xxx吗？嘿嘿！”我过后改用二十几个笔名发表新作，直到1986年出版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时才用回“槐华”这笔名！1993年，去吉隆坡出版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。过两年，更远征到中国出版《红太阳 一朵玫瑰》……

周金声：……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是槐华先生自选的。来

---

① 可惜当时找不到诗评家杨匡汉的大作



之前我读了魏慧小姐及倪金华先生的评论<sup>①</sup>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。魏慧小姐在《论槐华诗歌的情韵结构》里这样写道，“槐华诗前期（1958—1981）自然流畅，富于音乐美的声韵结构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事，非此不足以充分地表达诗人的充沛激情”；而在谈到槐华后期（1982—1995）诗时，却写道，“导致槐华诗歌的声韵传达机制由声韵结构向意象结构的转变”，这里，她写错了，忽略了槐华后期诗的音韵美，因为实际上，槐华后期诗不但保留了前期音韵美的特点，而且更有所发展；我们的现代诗就是不重视音韵美，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。诗人应该是音乐家。槐华出狱后认识了工人作曲家黎华，与之合作，自己也作曲，这无疑使他的诗的音乐性大大增强了，诚如他在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序提到，“诗是以行为单位，有时一句可以折成两三行，称为跨行。以抒情诗为例，其节奏稍慢、句子稍长，但我总不愿超出每行十三字（原因是人类声带的限制，无法一口气发出十三个音）”。诗人的由衷之言，道出了诗歌音乐性的一个诀窍！我们常看到一些作曲家，也是这样，把散文化的长句按照旋律断成数行，从而获得音乐美。在被魏慧称作“富于音乐美”的槐华前期诗里，散文化的长句多的是（有的一行长达十七、八字）；当然啦，诗人后期作品特别是在断句、跨行方面更使诗歌的音乐性增强了。同样，为了增强音韵美，槐华还运用了叠字，如《河畔抒情》——

---

<sup>①</sup> 倪金华 泉州华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其评论为《一往深情的缪斯追求者》。

那青青  
青青的  
杨柳  
似你的  
飘裙  
那脉脉  
脉脉的  
红霞  
你的笑貌  
……

又如《乡音》里，“啊！老家/只见荒草/离离/泪水打湿的/梦中/乡音依、依……”。此外，更以对仗、反复回环的技巧，不啻以诗当歌来唱了——

歌声带星光  
传来、传来  
心嚮向晨曦  
摇去、摇去

（《“回”忆》）

上山背百多斤伙食  
喘气喷热了晨雾

下山背百多斤锡米  
冷汗浇熄了斜阳

……

背呵！背呵！  
物越来越重

背呵！背呵！  
人越来越轻

……

（《托工血泪》）

倪金华先生在《一往情深的缪斯追求者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，“随着诗人社会生活的变化，审美视野的转移，以及所接受的现代派诗艺术的影响，槐华自1987年以后创作的‘近作’，在诗歌题材的社会性方面，比前一时期有明显的减弱，而加强了个人化的表现，特别是内心情感的创造性表现”，我认为这话讲得不太严密，因为共性是通过个性来体现的（一般是通过个别的事物），一个一生追求光明的诗人，他的诗的题材的社会性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弱，原因就在于：追求光明的事业，是千百万年的事业，需要千百万人民来共同完成；即使诗人槐华后期诗里加强了个人化表现，其诗题材之社会性也不会减弱，因为诗人已经把自己和时代融为一体了——诗人这样写道，“应骄傲/曾是火焰/给时代添壮丽……”（《雾》）即

使“如今全世界都向钱看”，他想的，仍然是怎样“抒祖国情/叙人民事”“无愧于时代”（《你 还在歌唱》）；即使是“心 与海潮共振/如今像浮标/却最寂寞”（《雾》），他盼的，依旧是“嫣然一帜/帆哟！/无畏于世界性落潮”（《帆》）；即使是身陷囹圄，“‘回’/二重锁/八堵围墙//心/却在这里/与时代交谈/与曙光对歌”（《“回”忆》），诗人时时记住“我永远用诗作战”的《誓言》，更用问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决心——

“装避雷针吧！”

“不！缪斯。”

（《拾海小诗》）

诗人对人生之旅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，他写道——

我们赠风涛

满帆的

欢笑

（《满帆的欢笑》）

诗人追求光明的信念为什么如此坚定呢？这里因为诗人在最艰危的时候，想到的是裴多菲、鲍狄埃、希克梅特、铁戈，以及他所尊敬的方修先生（《您的心和笔》）。这首《您的心和笔》，历史跨度是很大的，社会面也无疑宽多了！《乡音》、《血燕》所写的，也是。所以说，自从诗人饱经风霜之后（

《河畔抒情》“风雨啊/坚强了/情与思”），心胸更博大了！诗如其人，他的诗更成熟了，社会性也更强烈了。诗人在《你 还在歌唱》对整个个人类前途、命运表示忧心忡忡——

请用少女般多情的方块字哟  
畅抒诗人对寰球  
立体的相思  
人民会记得  
是你哦！  
还在歌唱  
被阻隔的黎明

总的说来，诗人槐华所畅抒的，即使是个人的情怀，也是对整个世界所献出的爱心，这难道没有使他的诗歌题材的社会性大大地增强了吗？当然不是！还有，槐华先生在许多诗中有一点很突出，即喜欢用矛盾修辞：跟友人离别，他写“白昼的黑夜”；热带，他写成“冬夜的热带”……正如吴晓教授讲过，矛盾修辞使槐华诗成为复调似的音乐……

高秀芹：我是95级博士生。两天前才读到槐华先生的诗。在我们大学讲堂或教科书里，对港、台、新加坡文学是陌生的，对海外华文诗坛的认识尤其断裂！对于这陌生、断裂我觉得很遗憾，也就更觉得今天这个机会对我很重要，好吧！就从认识槐华先生作为开始吧！

因为时间很短促，我就随意翻了一下他的诗集，我有一个感觉，也就是槐华先生自己说的，不停地追求真善美。这点非

常重要！现在整个大陆文坛、整个社会，很多人已经对古典的理想丧失了兴趣，这却也是我从汕大到北大、来到谢老师门下的原因。当整个人类处于工业、机械时代，只有文学，能提供最后的一片青春的、清新的气息！我觉得诗歌最能完美地表现了人类的憧憬啦！人之美的追求啦！等等。槐华诗歌里，即有这样的基调。现在诗歌界和我们的评论界一样，一拿到一组诗或一部小说的时候，会先从心理学去分析，……其实诗歌也好，评论也好，凡是搞人文科学的，就不能缺乏美，你总不能一味用西方现代主义潮流、批判方式吧？这样必将导致断送了我们整个人文的终极关怀，这点非常重要呀！……

我们刚入学时，谢老师就说守住这一切——北大精神！我从槐华先生的诗歌里，也读到了这种理想——追求真善美，对人文不懈的关怀，我非常振奋！……

李汉荣：我是陕西人（谢冕：坐下吧，你坐着说吧。）陕西山清水秀啊！空气也比较好。来了这儿以后，就觉得压抑，非常沉闷、污染，可是今天！我感到很清新，我觉得这诗集思想很清新，它对于我此刻的心境的净化，我要说声感谢！感谢槐华先生！

槐华：谢谢！（众鼓掌）

李汉荣：我读了以后，慢慢咀嚼，感到槐华诗歌，初读起来很单纯——是指情感世界、精神境界，有的写得很飘逸，有的写得很深情，有的坦率，有的婉约……这是多种情调的。像新加坡那样的工商社会，人文、文艺状况如何？我不太清楚，但槐华在工商社会，却依然保持着赤子之心！我读他的爱情诗，写得很好，非常温柔的哦！非常美！吴晓、林祁讲了。所以

我跟这些诗有缘，真的，跟诗人槐华有缘；我随便翻读，我相信我的手指头——手指头碰上了，我就读，有时我倒读，有时从中间读，我就是刚刚打开（《红太阳 一朵玫瑰》）第3页，就碰到了好诗——

站成桔红  
白裙

风忆起初恋

（《拾海小诗》）

多好！整个意境都展开了：风在吹着白变桔红的裙子，整个回忆——大海呀，世界呀，都回到了青年时代，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睛照亮了，真是好！还有“你坏！只爱嗅笑的/黑宝石”两行就够了！还有写深情的，隽永；还有写压迫感的，如第22页（《窗内·窗外》），“墙/用四面灰色/夹我”，墙、灰色、我，人类所有生活都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忽然想起杜甫的“日月笼中鸟，乾坤水上萍”，太阳、月亮都好像关在宇宙这个大牢笼里了！还有第141页（《满帆的欢笑》），“乍碰手/心如摆渡/之舟”，谁没有过这样的情哟？“记得吗？月台灯/照出蓝色的/别离/轰隆隆/载不动/心上的/泪”，这可看出槐华既有丰厚的古典，又有依然现代之情致，一下子照亮了我，打动了，很难忘的！还有林祁提过的，“月亮 有时是/思乡的驼铃”那个好！海涅说，“诗人从巨大的悲哀中创造诗”，宇宙大的痛苦，海样深的哀愁，融汇在诗里，只成了小小的意象。

用很小的意象呀！表达很深长的情思。读槐华诗，我感到他的语言非常纯净、非常纯朴，没有堆砌意象，（意外地）他本人就有点“佛相”……（林祁大笑。谢冕：什么？“佛光”是吗？每个人都有的吧？）

林祁：谢老师也有！（众大笑）

魏慧：我觉得槐华先生哦，他“拒绝长大”（林祁：哈哈！“拒绝长大”？）真的，我觉得可以举出的例子很多啦！……比如在座的小女孩（奚静）叫他“鄞伯伯”，他就觉得叫伯伯太大了，有点难以接受（林祁：叫伯伯挺好的！），至于写的诗和歌，基本心理上他都“拒绝长大”，绝对是！……

林祁：魏慧诗评①中提到槐华“风忆起初恋”“风轻柔地拂动着染成桔红的白裙”“诗以视觉始，通过某种逻辑上的错位拓展了一个感觉和想像的世界，又收回到视觉上。”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探讨一下这“又回到视觉上”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像它拓展了以后，已经没有再回到这视觉上。我觉得这点很有趣，咱们可以作一个比较细的诗歌技巧上的探讨，应该有时间吧？（谢冕：可以，可以！）就是探讨一下；同样是这句话，就是魏慧小姐写的“风轻柔地拂动着染成桔红的白裙”，和原诗句“站成桔红/白裙……”在诗意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哪个更纯净？在诗的表现力上哪个更有力？虽然在语言上你说“风轻柔地拂动着染成桔红的白裙”，用了这么多的修饰辞，但是我们读起来却觉得，哎！为什么偏偏是“站成桔红/白裙”更有魅力？

---

① 《论槐华诗歌的情韵结构》



魏慧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视觉印象！我始终停留在这个视觉印象上，可能我猜测作者创作时的思路，和你不一样，我觉得作者看到的是一个飘裙少女的情影，绝对没错的！

林祁：不一定！不一定！也许是中年妇女（众笑），没准是我也不一定？（大笑）

魏慧：（笑）我想是一个少女穿着白裙……

林祁：我想未必（笑），我想未必！哈哈！……

吴晓：眼前确是初恋中的少女，才教“风忆起”他自己从前的“初恋”，在时间上有个跨度。

魏慧：对！我的感觉是这样一个少女伫立在那儿、那儿嘛！风吹过去了，非常柔软的感觉，很美好柔软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有。如果说，有初恋，却不很具体让我想起初恋。我觉得，仍然是这个视觉印象，这种感觉是共通的，给人的感觉是跟初恋的感觉一样的。

林祁：我觉得好就好在这里呵！它给你的感觉和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，“风忆起初恋”，我觉得不单单是轻柔的和甜美的，也许是一种苍凉的、一种美丽的忧伤的、一种淡淡的，要是我读下去，“风忆起初恋”却并不是甜滋滋的，有酸，有泪，有种种的感觉……

魏慧：可能是我们对初恋的感觉不一样？

林祁：哎！初恋本身是甜美的！（槐华笑）但是“风忆起”自己的“初恋”就未必是甜美的，未必只是甜美的，这个甜到他来忆的时候他的感觉已经丰富了，那么，漂亮就漂亮在这一诗行有这一个空间，让你和我和他们谈起来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应该探讨诗歌语言上的表现问题吧？为什么要那样表现不

这样表现呢？……诗中什么地方该跳（跃）、什么地方不该跳？怎么跳才跳得好？又比如“月亮 有时是/思乡的驼铃”，为什么“有时是”？我说，“月亮 是思乡的驼铃”，不行吗？你们说哪一个好？魏慧说槐华先生“随着年龄的递增现实感也渐渐浓起来的时候，变异就出现了”（《论槐华诗歌的情韵结构》），我想应该还不只是这样！有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从这段话中，看成诗人具有昂扬的浪漫的乐观的精神，却并不随之可能出现绝妙的诗，往往是不那么明亮，也不那么的浪漫，也不那么……那怎么讲呢？

魏慧：我得说一下，我并不是说槐华前期诗的艺术价值差，我只是说一种“变异”（严肃），前、后期风格的差异。

林祁：对！这里还要探讨另一个问题，我不是说你不对呵！我只是问——变异，是什么使诗人变异？诗人要变异的是什么？这里的变异，我们简单地讲，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+现代主义（？）的变异呢？还是一种如我们所说的，回归诗歌本体的变异呢？我想，这个变异有时说起来不是那么的简单，我觉得槐华老师在创作过程中他有所感觉到了，尤其现在他可以直接回答——对于诗的张力他如何把握？怎么表现？怎样突破？……表现力是最重要的！要不然就别做诗人，做别的人吧！呵呵呵！

槐华：我突然想起“哥本哈根之雾”——（20）世纪初，当哥本哈根量子物理学派玻尔、海森堡等迷失于唯心主义浓雾中之际，列宁即提出这名言，“电子……是不可穷尽的①”。

---

① 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

同样，诗，也是不可穷尽的！魏慧、林祁的争论，已贴近于我写诗的心境了——的确，“月亮 有时是/思乡的驼铃”，这“有时是”，正是我苦吟所得，里面有我真切的体会：我亲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血泪史；而作为一名交通员的他，“背精神的物质的/弹药”，破山筏水时难免“有时”望一望月，却也只能望一眼！望一眼呀！……

“站成桔红/白裙……”我用的是倒装句，如写“白裙/站成桔红”，还剩有一点诗味吗？曾经感伤于“世间溜溜的女子”（《康定情歌》），却总是痴情地默默地等待！诗句故意“点”而不“染”——不明言黎明或黄昏、地点、正面还是背影。最感情丰富的，当写出“风忆起初恋”，自个儿老泪就流下来了。

写过“白昼的黑夜”，算是矛盾逆折语——对立统一。老实说，诗最好能写亲历，组诗《边境矿歌》、《旗》都来自专访（何止采风哉！）至于“听静夜/最近 是最远的/涛声/那炼油岛囱火/我的独白？”因为家住24楼，够高，望得见南十星座，夜静极了，“最远的/涛声”飘过来，像是“最近”；那迢迢的炼油岛囱火，不好比我的“独白”？

为什么“路 在我眼中/常是五线谱”？因为八十年代中，醉心于作曲，两次差点被车撞死！于是把“路”戏比作“五线谱”、“车”戏比作“音符”。有时也掉进水沟，哈哈！……

谢冕：现在时间关系，接下发言简短一点。

陈发玉：我谈谈对槐华诗歌的印象。因为他的思想、艺术特色大家刚才都谈过了，我只从他的情感特征和创作态度谈一谈：一、我觉得他的诗歌非常有激情，从六十年代起，熊熊地烧到九十年代，表现在他的诗歌中的，就成了这些意象，如“

红太阳”、“朝霞”、“火的道路，不变的深情”，等等，我真佩服槐华先生的内心感情——他热爱生活、热爱诗歌。二是他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，我在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随想第一句就读到，“从纯诗的角度选，平均1.4年一首。”立即非常振奋，感动于他对纯诗的虔诚的追求！也许我个人比较偏激一点：如果一个诗人每天写一首诗，他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，不可能！诗歌哪是这么容易写？这么容易一定是非常造作！一个诗人一生能留下几首诗，流传百世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！从这个角度看，槐华先生对诗歌的创作态度，值得很多新的诗人、比较浮躁的诗人学习！我预祝槐华先生继续写出更多更好的纯诗来！

槐华：谢谢！谢谢！

谢冕：介绍一下，这后来来的小姐叫王晓晴，是音乐家王洛宾先生的孙女。你们还有机会，吃饭的时候表演、唱唱<sup>①</sup>。江克平你要说吗？你说几句话吧！（江克平：我等会儿。）好！闫妮先说。

闫妮：槐华先生他已经这么大（谢冕对槐华说：她年龄最小），感情很丰富，诗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。祝愿槐华先生以后依然保持这纯净的诗心，这也是我对在座热爱诗歌的朋友们，以及对我自己的期盼！

江克平：我没准备什么（谢冕对槐华：他是博士，来自芝加哥大学），昨天才看到这本诗集（《红太阳 一朵玫瑰》）

---

<sup>①</sup>王晓晴跳新疆舞《达坂城》，蔡琪唱《我愿化作一叶扁舟》，“Can Spring Be Far Behind”，奚静唱《姑娘深情永不变》。

，越看越感兴趣（谢冕笑），尤其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小诗，很感人！这类自由诗，自由就是它最大的好处；还有诗的时代背景，槐华先生的经历。特别是其中一首，题目我忘了，有个“C”字……

槐华：当年我们也受中国文革的影响，“C”向左弯，形象地描绘东风吹来了，把我们的心帆纷纷吹成“C”……1971年主编《赤道诗刊》，我的“发刊诗”有两句，“地球永远向东转，赤色的道路在伸长”，谁不知道首句是地理常识？但当次句把“赤道”拆开、两句一并列，好像就带点《国际歌》的味道了？……

谢冕：戴李黎你讲讲。

戴李黎：不好意思！我不是搞诗的，我编的①是小说。认识槐华以后，读了他的诗集，觉得挺温情的，就像浸酒杨梅，啖起来不尽酸、有点甜；不很甜，最妙是带酒……太好了！（笑）我自己喜欢画画，槐华的诗又如中国写意画，寥寥几笔，留下很多空白——让人去想像。昨晚在槐华处听拉苏荣等人唱歌，有人说，唱是二度创作；我觉得，欣赏也是……

谢冕：你举举例子。

戴李黎：例子很多（众笑），例如刚才讲到“伊走来/整条街就生动/而苗条”，在我印象中这是一幅画、一幅很清丽的写意画；槐华他只用12个字，那少艾即从画中款款、笑盈盈地走出来……我就讲这一些。

---

① 戴是浙江大型文学月刊《东海》编辑

槐华：我从来没尝试作画，不过很喜欢欣赏。大自然是永恒的交响音画，让流泉拨响我的旋律吧，从月色读出一片浮动荡漾的情思；到如今谁也没有画出比王维的“大漠孤烟”更直、比“长河落日”更圆……谢谢诗友们给我的鼓舞啊！谢谢！

谢冕：好！今天北大诗会到此结束。

(2001.5.17 - 7.4 整理完毕)